

龙溪精舍丛书

051.1
58762
20

龙溪精舍丛书

孔叢子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

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

此人小辨而毀大道

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

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

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

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

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

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
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
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
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
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
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
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

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荅也異日平原君

會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
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
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
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
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鵠退
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鵠鵠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
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
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
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

不曰布緇纁牛玄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名其質
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
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
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
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
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
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
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
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

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
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
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眾賓曰公孫
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
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
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
以爲何如荅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

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屐麤屨

屨扇也

見平原君君曰

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與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旣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荅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

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平原
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
百觚子路嗑嗑尙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
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
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
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
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
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
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荅曰士之相

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

而去

攝取也

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

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

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
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眾于太廟曰
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尙皆同心比力死守將
帥稽首再拜受命旣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
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
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
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卽敵此
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
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荅

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

於土示聽之當也○陳廙

魏人

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必

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廙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槩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廙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子高任司馬父

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
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
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父孰
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
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
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
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
慚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
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